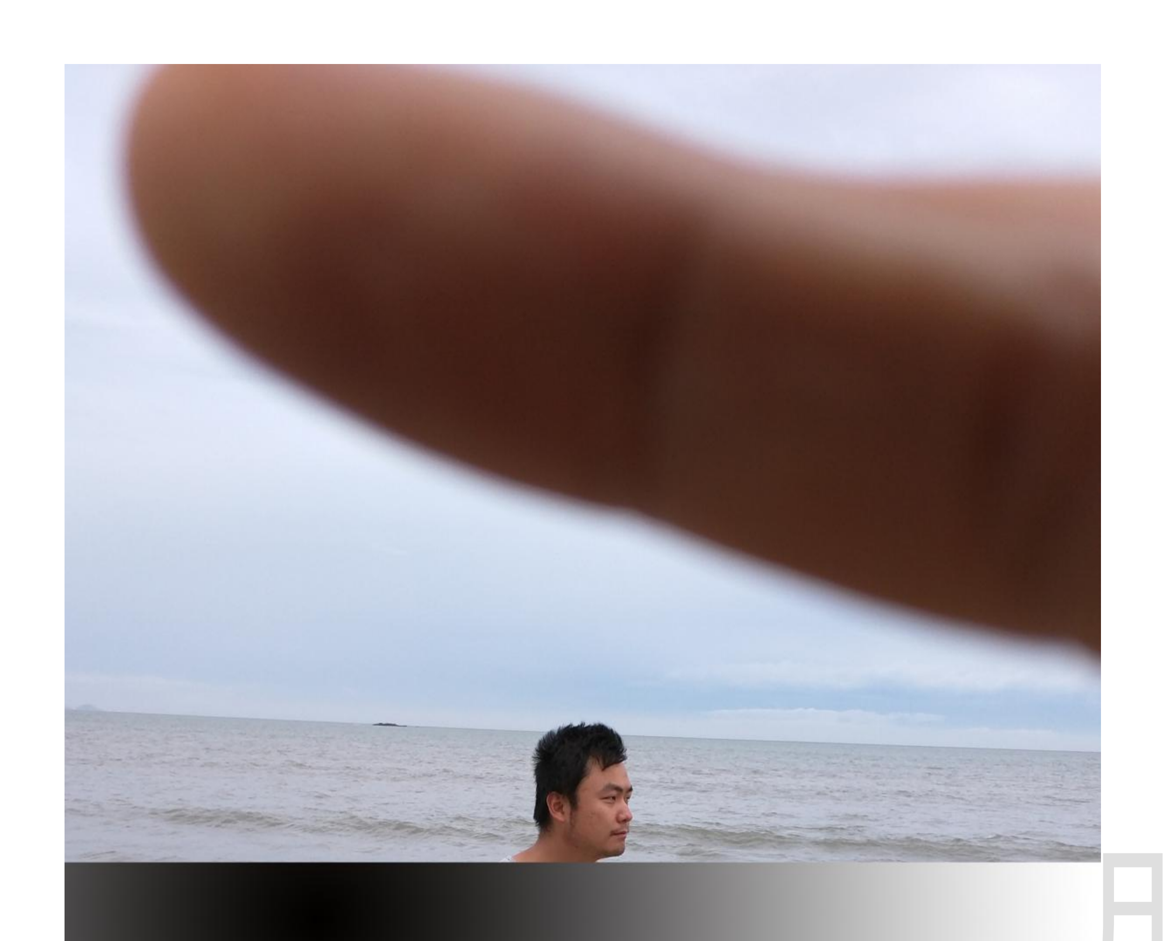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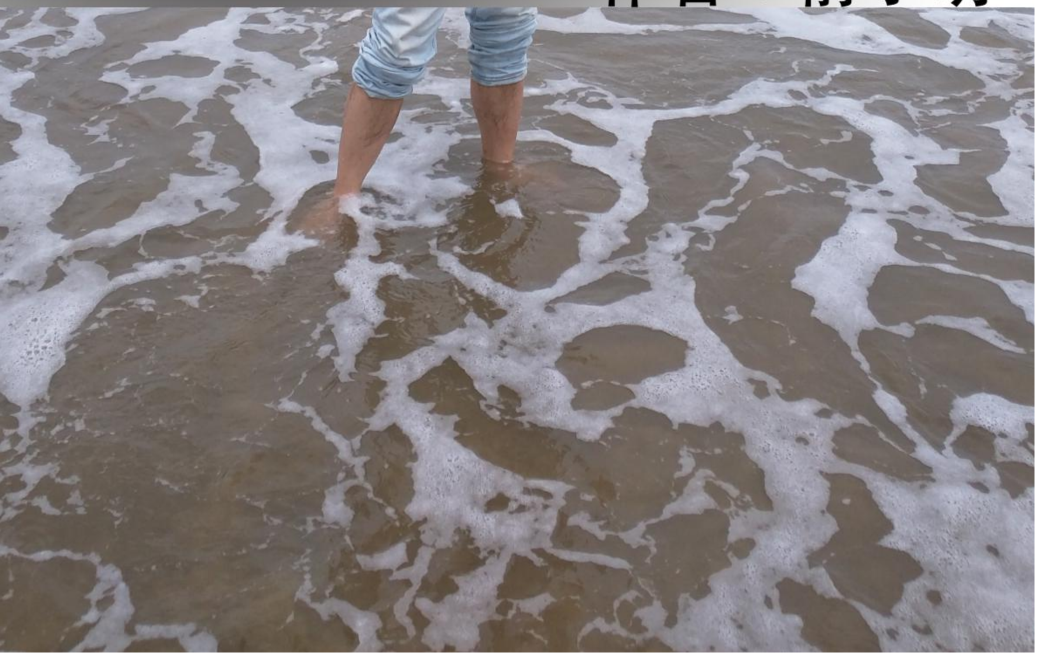


心宇将灭

作者：俞小明



作者：俞小明

前言

本作品是一部虛構的近代言情歷史小說，故事含沙射影地道出了上個世紀 40 年代的歷史變遷，幾位主人公糾結著自己的歷史問題，因為頂著一個「漢奸罪名」而惶惶不可終日，最終，侍女小倩為了報答碧城小姐的恩情選擇了犧牲自己，書中展現了幾位主人公的情感糾葛，不僅故事趣味可口，也有許多值得人們思辨的地方。

序

說起與作者相識有些時日，這期間多談論創作之道。今有幸為其提序，心之快矣。

我並非故作文言狀，只是忽而想起，覺得這其中樂趣諸多。既以如此，那便先來談作者，我覺作者對本文的態度可謂之認真，於創作期間，其改過多稿，甚有推翻前作，能做到如此實屬不易。

依我之見，其從前之作品可不看，但這部不看也許是種損失。雖本文也有不足之處，但與之前作品相比，是有進步，與不同之處的。於作品我不必過多言語，大家看後便知，相信會有所收穫。

Ehi

2017.3.5

序

說起與作者相識有些時日，這期間多談論創作之道，今有幸為其提序，心之快矣。

我並非故作文言狀，只是忽而想起，覺得這其中樂趣諸多。既以如此，那便先來談作者，我覺作者對本文的態度可謂之認真，於創作期間，其改過多稿，甚有推翻前作，能做到如此實屬不易。

依我之見，其從前之作品可不看，但這部稿也許是種損失。雖本文也有不足之處，但與之前作品相比，是有進步，與不同之處的。於作品我不必過多言語，大家看後便知，相信會有所收獲。

Ehi

2017.3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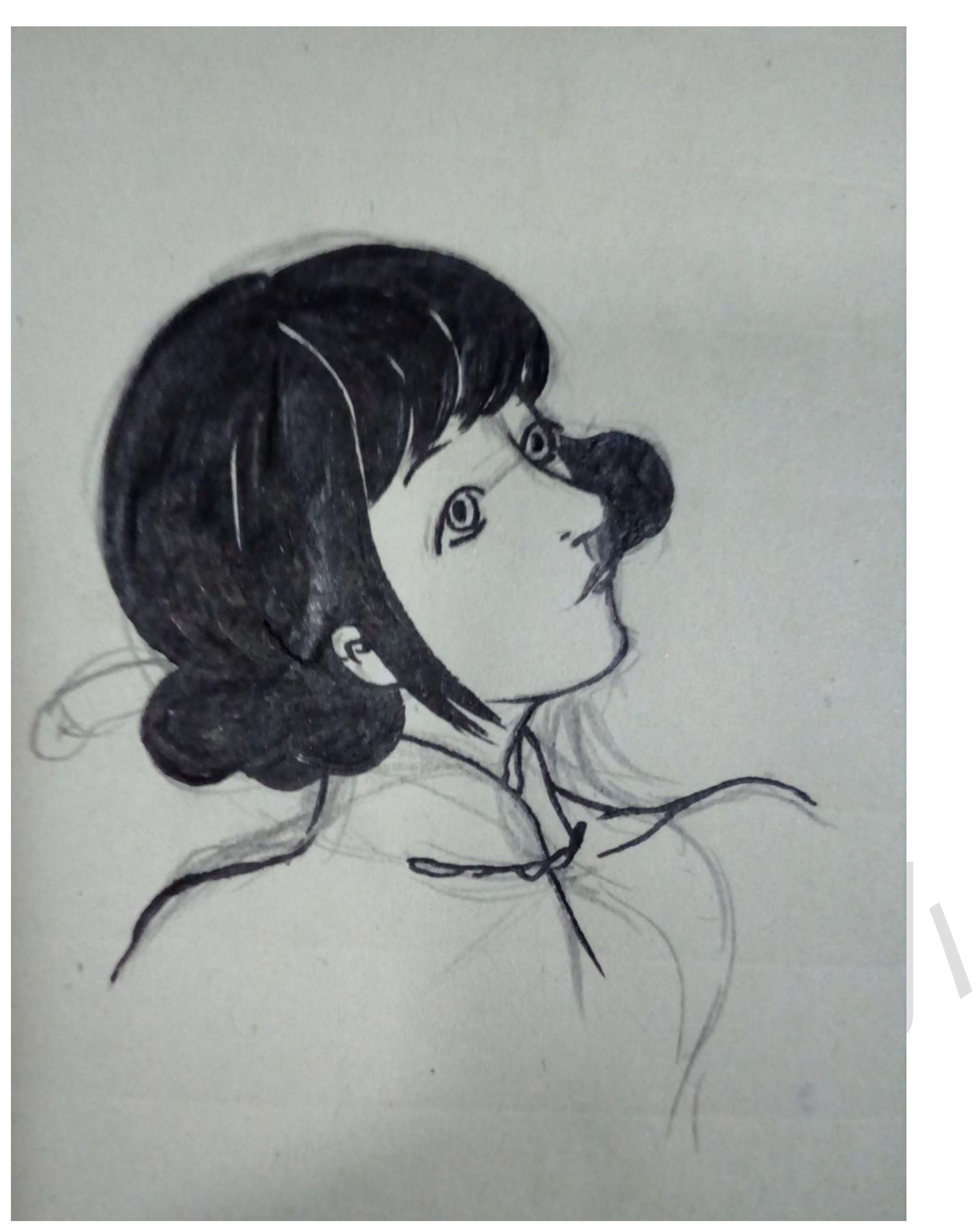
主要人物介紹

汪兆銘：汪偽政權的二號人物，職銜：副主席
胡蘭成：汪副主席的筆桿子，日偽時期的 X 報社社長。
汪碧城：汪副主席的外甥女。
小倩：汪碧城侍女。
張愛玲：胡蘭成的妻子。
陸曼貞：胡蘭成曾經的情婦。
毛啊四：76 號特務
南一輝：日本思想家
祝鴻才：警局老油條。


顾曼桢
小爱


Chi


Ehi




Ehi

突入襲來的秋風比歷年來的都勤快，落葉愁悶似的蕭落了下來，幾片長葉滾著地兒時停時走，猛地大風搐來，一群落葉在空中撲騰翻滾，終究捲入塵封的世界。



（一）

突入襲來的秋風比歷年來的都勤快，落葉愁悶似的蕭落了下來，幾片長葉滾著地兒時停時走，猛地大風搐來，一群落葉在空中撲騰翻滾，終究捲入塵封的世界。

樹葉發出「沙沙」的摩擦聲，像針刺一樣貫入蘭成的耳根，蘭成的內心感到局促不安，手臂

麻木不覺，於是乎掄了幾回胳膊，抖了抖筆，方才攤開紙筆，擬下明日報訊頭版標題：主席政躬日臻健康，喜訊傳來滿巷歡騰。

這時門「咿咿呀呀」地發出聲響，時而發出胡琴似的低長音，胡蘭成無端覺得那是一種嗚咽，心情驟然忐忑起來。只見他直起身來，走到門後，手指攏住把手猛地拉開插銷，只覺一道紅光透過門縫灑進屋裏，這光線雖然沒有白天的日頭來的咄咄逼人，卻也逼人擺出遮蔽光線的手勢。

胡蘭成微睜雙眸，透過門縫瞧見外面的晚霞傾紅了半邊天；索性敞開了門一腳踏出沿階，見走廊四周萬籟俱寂，這才眺窗望去，只見一只孤鶩逐著那輪銅餅似的火燒，甘願化為一顆天際間的黑子，湮滅於夕陽的餘輝下。

蘭成看得透徹，心中油然升起一股離情別緒的惆悵來，內心感慨這日頭哪有不落的道理，他的神情像是在須臾什麼，這時，電話鈴聲「叮鈴鈴」地不絕於耳，蘭成晃了晃神，回到伏案桌前，不慌不忙地撩起電話，只聽到電話那頭傳來一陣嘶啞的聲音：是蘭成嗎？

胡蘭成的心「咯噔」了一下，心跳似乎循著鈴聲到了嗓子眼，胡蘭成從一只手抓電話改成了雙手托舉：是，我是蘭成，緊接著又無趣地問道：汪副主席的身體可好瘥些了？

汪兆銘沒有作聲，蘭成心中思忖：「瞧著一言不發的陣勢想必不是什麼好兆頭，」電話的那頭許久才傳出汪副主席的柳州官腔：「我的舊疾你是曉得的，現在說這些已經為時已晚，若還有的治，我亦無須遠赴東洋。」話說到此處，汪兆銘便悲不絕於心，唏噓了幾句，胡蘭成自知汪副主席時日無多，不覺兩行熱淚撲簌簌滾落了下來，滴在自己的「虎口穴」，蘭成哽咽道：主席只需靜養。用不了多日，身體必無大恙。

汪兆銘平復了下情緒，說道：蘭成，我有一事要囑託你。
胡蘭成畢恭畢敬地回應道：主席請說。

汪兆銘說道：我不在期間，希望你好好替我照顧碧城，碧城是我的外甥女，想必你是知曉的，現在是戰時統治經濟，物資配給難免緊張，我是曉得你的難處的，已經命令「一區公署經濟處」幫你多要了一些物品配額，方便你的生活所需，這樣一來你就可以少操點心，如果還有什麼困難，你儘管提出來，我能替你辦到的必然竭盡所能。

胡蘭成的眼角噙著淚花，他還想說些什麼，卻如鯁在喉，亦無從繼續說下去了，汪兆銘見胡蘭成默不作聲，隨即掛了電話。

（二）

翌日，國民政府宣傳部王幹事攜著碧城的行李，銜命來報社找胡蘭成，胡蘭成初見碧城，乍看愈發覺得像是從東洋來的學生。可能受到東洋人的教化，穿著打扮透著東洋女生的靈氣，穿著一件紅白條紋的單長衫，風格卻是日式的，頭上打個紅綢蝴蝶結，一頭如墨的中發劄成

馬尾辮子置在脖子一邊，劉海點綴著眉尖，顯得若隱若現，高瘦清冷的面龐透著雋秀氣，相貌亦是有圓有方，圓的是烏溜溜的一汪秋水，方的是那框青春的輪廓線。

胡蘭成親切的關懷道：我已經讓王幹事幫你張羅了一間房，就在沿街「姚宅石庫門」的巷子裏，那裏是一處三合院式的近代民居，地方顯得寬敞，我已經和「洋行協理」梅珍夫人談妥了，租期三年，她聽聞是碧城小姐要住，心中是一百個願意的，房間內還特意佈置了一架鋼琴，說是久聞碧城小姐在文藝界頗負盛名，能彈奏些好曲子來，所幸就把這架鋼琴留下了。

碧城笑而不語，只是低著頭自顧坐了下來，也不稱呼先生。胡蘭成又把目光投向小倩，說道：想必這位是小倩姑娘吧！
小倩那張顴紅瘦小泛黃的臉看上去像是從貧苦家庭出來的孩子，穿著一件略顯寬大的藍綢夾袍，那個年代的女娃吃不飽飯是再也家常不過了，因此青春期沒有發育好，穿什麼衣服都給人一種平面鏡的感覺，胸部亦是沒有玉筍一般的隆起狀，小倩捋了捋一旁肩邊的辮子，稱呼道：先生。
胡蘭成舊話重提：我聽內政部的人說，汪副主席的外甥女才華橫溢，不僅會吟詩作畫，還是有名的鋼琴演奏家。一邊說著，一邊「低頭貓腰」從桌下掏出一個暖熱水瓶來，先是沏泡了兩杯茶，算是給兩位姑娘的周到。
小倩興奮地連連點頭，蘭成本不是誇她的，她卻自個兒興奮起來，說話聲音底氣十足，一看就是直性子，肚子裏到底是藏不住話的，小倩迸出話來：那是，也不看我家小姐是誰的外甥女，她最擅長的就是鋼琴獨奏，還有......話說到一半，只見碧城皺了鄒眉，投去怪罪的眼神，小倩這才欲言又止。

蘭成食指扣住杯柄先是迎面遞予一杯給碧城奉上，碧城矜持地恭迎了上去，雙手禮貌的捧住茶杯的搪瓷外壁，胡蘭成眼睛直勾勾地盯著碧城的英容相貌，未曾料想這茶杯不亦久端，碧城端久了難免掌心發燙，於是咳嗽了一聲，胡蘭成這才把手一松。

他又遞予一杯茶水給予小倩，小倩接過茶杯，吹了吹杯中的水蒸氣，也不講究喝茶的學問，囫圇悶了下去，連口茶葉渣都不剩。胡蘭成瞧時候不早了，說道：午餐時間到了，不如我們找個館子先吃飯。
碧城輕聲說道：不用麻煩了，我們方才在路上吃了些點心，不如叫輛黃包車直接把我們送到住處就行了，我們自個兒煮麵條吃。
小倩的肚子襲來一陣一陣的「咕嚕咕嚕」聲來，蘭成說道：想必小倩姑娘是沒吃午飯的緣故。小倩的臉蛋漲的通紅，顯得很難為情，終究肚子是不會說謊的。
蘭成笑道：吃過就吃過，沒吃過就沒吃過，不必在我這裏客氣！
小倩回過頭去，瞥了一眼碧城，碧城面露些許的難色，說道：外面也沒有我們愛吃的菜，到是怪想念大黃媽做的「君踏菜」，這菜與筍絲鹹菜一起做羹很鮮美的，只可惜她沒隨我來，要不然讓她備些來才是好的，一同煮了大家分了吃。
小倩跟著應道：想必這裏是沒有的了。
胡蘭成笑道：這道「君踏菜」雖說這裏沒有，倒不如我講一個和這「君踏菜」有關的故事，不妨吊吊二位小姐的口味。
一聽到講故事，小倩來了勁，努嘴小嘴巴說道：你講的故事必須得打動我們喔，要不然我們家小姐可是要拿你是問的。小倩端坐了姿勢，挪了挪屁股，擺出一副慈禧太后看大戲的樣子，碧城瞧這丫頭平日裏也是被她慣壞了的，也不分場合，見誰誰都「人來熟」，碧城拿她可是一點辦法都沒有，又心想：眼前的這位胡先生據說是舅舅的筆桿子，想必是滿腹經綸的了，

不如借此機會聽他說上一番，也好讓我瞧瞧他的學識和修養配不配做舅舅的「文膽」。
蘭成微微向二位姑娘點頭示意，又擺出一副說書人的樣子，字正腔圓地娓娓道來：話說北宋徽欽二帝被金人擄走，欽宗之弟康王趙構倉皇南逃，路經江南名曰洪塘的地方，金兵窮追不捨，幸得有一戶農民三男一女阻攔金兵，康王得以虎口脫生。康王即位後，便在路經此地的石橋上取名為「留車橋」，這個村子也叫「留車橋」，被康王車駕踐踏過的一種蔬菜就叫「君踏菜」。
碧城莞然一笑，站起身來鼓掌道:不愧是先生，到底肚子裏是有學問的。
胡蘭成聽到「先生」二字，會心一笑，說道：慚愧，慚愧，汪副主席才是當世的大才子，其詩堪稱當世一絕。
碧城的臉色突然沉了下來，說道：只可惜他寫的詩意象太過悲愴，都說「詩言志」我看舅舅是言他自己的「曲線救國」了，他這樣的犧牲無非是想拿自己的恥辱換取「和平運動」，只可惜我們都成了他局中的棋子，想脫身卻越陷越深。
蘭成說道：不如我們先去吃飯吧，有什麼話吃完飯再續。
碧城怨道：我突然沒了吃飯的心情，我和小倩先回住處去了。
胡蘭成見碧城這幅態度，沉吟片刻，思忖著：眼下時局不穩，加上汪副主席病情惡化，生命危在旦夕，剛才碧城小姐的言下之意已經足以表明形勢的嚴峻。到底是明白了碧城小姐不肯吃飯的緣由了。
於是胡蘭成提著碧城的行李箱子來到客廳處，又吩咐報館的汽車夫準備好出行要用的車輛,一行人幫襯著搬行李箱子......

（三）

漸遠處傳來一陣隱隱約約的打醮聲，瞬間劃破了寂靜的清晨，這一晚碧城本就睡不安穩，被這「鐘磬絲竹」的誦經聲一叨擾，愈發睡不著了，碧城左眼皮跳動的厲害，心神被這麼一攪，腦海裏反倒浮想起自己奔喪時候的情景來，碧城不敢繼續想下去，於是閉上眼睛佯睡，卻始終輾轉反復，碧城猛地從床上直起身來，嚷道：小倩，小倩。

小倩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從後房出來，說道：小姐你這是怎麼了，時間還早著呢，以往你可不是這樣的。

碧城抓住小倩的袖子問道：剛才是否有聽到和尚的念經聲？
小倩稟道：我們這裏連個木魚都沒有，誰會在大清早做那麼無聊的事情，又不是誰家死了人。
碧城緊緊拽住小倩的手，又仔細聽了一遍，並未聞見什麼打醮聲，這才抒了一口氣，喃喃說道：可能是我多心了。

又過了幾個時辰，天空褪去微亮的晨曦，弄堂裏開始傳來小販的叫賣聲，和往常一樣，碧城先是漱了口，洗了臉面，吃了南洋小籠包子。
早上濕氣還未褪去，卻又下起陰雨來，屋內的空氣不覺令人窒息，憋的她喘不過氣來，於是碧城推開了門，走到簷廊底下，簷廊的上梁是半月形的拱門，拱門的正面刻著木雕的牡丹團錦圖，雖不及皇家建築來的雕樑畫棟，卻不失工匠精神，牡丹花紋鐫刻在木梁上，顯得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，都說牡丹代表祥瑞，但亂世紛爭，又何祥瑞可言呢？然而她的內心卻是枯萎似的，碧城扶著簷廊的欄杆低眉緊蹙，只見院門外人頭攢動，一群人圍著小販蜂擁而上，

紛紛爭相撕扯起報紙來，碧城忙喚來小倩，道：快去外面瞧瞧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小倩諾聲而去，從報販哪里瞧得消息，又三步並作一步，從樓梯間「撲咚撲咚」的小跑上來，還沒等碧城開口，碧城沮喪著臉說道：汪~汪先生。
碧城關切道：舅舅怎麼了？
碧城道：汪先生仙逝了。
碧城驚聞噩耗，不覺悲由心生，只覺眼前漆黑的一片，像是在放黑白電影，小倩的身影亦變得模糊起來，小倩迎身上去，扶住碧城的胳膊道：小姐，你這是怎麼了。
碧城道：我沒事，你快些替我吩咐蘭成先生，讓他務必幫我張羅好舅舅的喪事。
汪兆銘去世的消息很快傳至大街小巷，權利更迭的時代，多事的「二戰」很快進入了尾聲，同盟國在太平洋戰場上捷報頻傳，預示著汪偽們的時日不多了。
汪兆銘去世的第二個年頭，正值七月十五鬼節那天，每家店家的門口和每條弄堂的前面飛舞著紙衣紙褲，這仿佛成了鐵律，碧城站在簷廊處神情顯得恍惚，這一年她消瘦了不少，謝絕了一切登門拜訪的客人，每天只有小倩拿著憑證去外面兌些米糧，碧城也不過問外面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，只是不難看出小倩近日來的表情顯得有些難堪，小倩走到碧城的身邊唯唯諾諾地說道：小姐，外面的米糧都漲到 6 萬一袋了，你可要早做打算呀！
碧城說道：不是月底會有蘭成先生送來的救濟糧嗎？
小倩道：小姐，你可能不知道外面的時局，美國人在日本本土投了兩顆原子彈。
碧城聽小倩這番說辭，默了聲，自個兒拖著沉重的步子回到屋內……

（四）

毛阿四猛地闖進報社來找胡蘭成，胡蘭成聞訊出來，只見他的胳膊上掛了彩，鮮血直淌下來，滴在地板上，凝滾成一灘血。
胡蘭成神情慌張地問道：這是誰朝你開的槍？
毛阿四嚷道：快給我手巾。
胡蘭成把一條白手巾遞予他，毛阿四嘴裏咬住一端的手巾猛地一紮，打了個死結，那鮮血瞬間滲進手巾染成血色。

毛阿四額頭冒著汗珠，粗喘了兩口氣，說道：日本天皇今日宣佈投降了，虹口道場的日本兵氣不過，拿我們 76 號出氣，罵我們是支那豬，還朝我們開槍，不少同志都栽在日本人的槍口下，我是好不容易才虎口脫生的。
毛阿四原先是青幫的頭目，後來歸降了日本人，做了 76 號的特務。

胡蘭成聽聞他的這樁如實所說，身體癱軟在座椅上，胡蘭成顯得六神無主，目光略顯呆滯，只顧著自說自話：快，快帶上碧城，我們一起逃。

毛阿四回應道：帶上碧城一個女流不方便，又不能做日本人的擋箭牌，帶她何用？更何況汪副主席已經仙逝，日本人是不會買一個死人的帳的。

胡蘭成覺得帶上碧城是有用的，以為日本人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過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，於是說道：汪先生待我不薄，對我有知遇之恩，若沒有他的眷顧就沒有我胡蘭成的今天。

毛阿四無奈地搖頭說道：我是先走一步了，我在鄉下還有幾房親戚可以投靠，若你需要我幫忙，到時候不妨來找我,說完一溜煙就跑了，胡蘭成跑出幾步路，本想追回他還有事情和他

交代，他卻到好，連個鬼影子都不見了。

蘭成感覺自己額頭灼熱一般，像是發起燒來，這一日頭便昏昏沉沉的，於是立即動身回家，他搖晃著身子踉蹌直入家門，只見院子裏散落著丟棄的雜物和石塊，門窗的玻璃碎了一地，心中頓時冒起一團怒氣來，然而又不敢聲張，只能四處尋覓起愛玲來，發現屋內沒有她的人影，蘭成急了，忽然發現桌上留有一張紙條，紙上寫著：蘭成，今天幾個不知名的愛國學生朝我屋裏丟起石頭來，還有人搬來糞缸說要活淹了我們，口口聲聲叫罵打倒漢奸，我已從後門安全脫身，若要尋我，去張媽家。

時至深夜，胡蘭成這才趕到張媽家，愛玲背對著蘭成佯睡，蘭成輕身走將過去，伏下身來，耳語私鬢地說道：愛玲，我回來了。

她假裝沒有聽見，蘭成洞察她的鼻息，她的胸部急遽起伏，像是在吞咽什麼不容許哭出來的眼淚，蘭成用額貼了她的臉龐，濕的那片飛濺入蘭成的唇角。

「蘭成你回來就好」片刻她才輕聲喚道，眼角是一滴淚滾落，重重地打濕在蘭成的額，蘭成心裏覺得沉重。她又轉過身來從被窩中伸出手臂，緊緊的摟住蘭成，她整個人都在顫抖，卻說不出話來。

蘭成寬了衣裳，並頭和愛玲睡去，這時外面傳來一陣打更聲，他像一只驚弓之鳥猛地翻身起來，愛玲說道：這是打更聲，你聽......這時外面傳來打更人低沉的呼叫聲：「家家戶戶小心火燭......家家戶戶......」，這聲音有遠及近，又隨著打更人的漸行漸遠，只剩下孱弱的餘聲。

蘭成回過頭去問愛玲：我們那個多久沒做了。

愛玲道：我也記不清了，有快兩月有餘了。

蘭成翻身摟住愛玲，咬了她的粉脖，卻又覺得頭腦發脹，顯得力不從心，蘭成低聲喚道：我想明天的米價要漲到八萬元一袋了。

愛玲輕聲怨道：我們夫妻恩愛，你卻說起米價物價來，豈不令人掃興。

蘭成歎了一口氣說道：愛玲我們還是離婚吧，我給不了你幸福，現在時局動盪，我又頂著一個漢奸的帽子，你跟我是生存不下去的。

愛玲把身子側在床頭一邊，望著窗戶外的啟明星，回憶起孩提時代的情形來，兒時鄉下的仲夏夜是多麼的美，夜空時常星羅棋佈，如今回到舊地，卻是一副蒼蒼涼的晚景，樹木像個禿頭老，已經沒有了往日的風采，屋頂的瓦片在夜光的襯托下泛著淚光，只有那顆啟明星，在幽暗的夜空中劃出一盞明燈，仿佛給人捎去希望。

她回過身來抱了蘭成許久便鬆開了，低聲道：說吧，你有什麼事情瞞著我，以前從未聽你這樣提起過離婚。

蘭成道：汪副主席再世時對我不薄，他吩咐我要好好照顧碧城。

愛玲狠狠地擰了一把蘭成的胳膊，哭到：你和她是什麼關係，倒是要這樣瞞著我。

蘭成道：是你多想了，我們什麼關係都沒有。

愛玲道：不要說了，我給你時間讓你做一個選擇，要麼選擇她要麼選擇我，你現在就可以走了，反正我現在不想見你，等你想明白了自然會回來找我。

愛玲不曾發現蘭成身體抱恙，只見他穿上衣服，在屋內踉蹌了幾步，隨即輕聲把門合上，卻不曾和她有片刻留步。

（五）

日本戰敗以後，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，清算漢奸就指日可待了，胡蘭成自知不能連累家人，於是再也沒有找過愛玲，而是自個兒隱姓埋名，在外邊跑起了單幫，置辦些小生意。

時下學潮湧動，社會各界要求嚴懲漢奸的呼聲一浪勝似一浪，國民政府立即成立了「除奸員警大隊」，肆意搜捕一切嫌疑之人，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下，胡蘭成處處謹慎小心，有巡捕幾次三番來詢問他的過往，他卻能瞞天過海，幾番化險為夷。
然而碧城就沒有那麼幸運了，隔壁的武太太有一次和小倩聊天，小倩心直口快的性格自然是露了碧城小姐的底細，武太太畢竟是見過世面的，自知碧城身份的輕重，武太太自有她的盤算，戡亂時期，百姓的日子那叫一個煎熬，武太太不知道從哪里得到消息，說是只要舉報隱姓埋名的漢奸就可以獲得國民政府的獎勵，於是便起了歹心，告發了碧城。

碧城其實和漢奸是粘不上邊緣的，比起那些殺人越貨，逃到大城市來的偽保長，偽鄉長們，碧城壓根就排不上清算對象，那些手裏沾滿同胞鮮血的漢奸，但凡有點關係的，熟絡下人際關係，獻上一些銀元也都洗白了，唯獨這汪碧城，是偏偏逃也逃不掉，躲也沒地方藏。

汪碧城不是漢奸便得定性為漢奸，這是政治的需要，汪兆銘雖死，其政治影響力尤存，碧城作為他的血親，自然是脫不了干係，加上她接受過日本的教育，扣一頂漢奸的帽子就顯得順理成章了。

碧城就這樣稀裏糊塗地被人出賣了，她自己未曾料想，終有一日自己的身份會和漢奸扯上關係，碧城不曉得世道艱險，更何況攤上這種事沒有錢打點是萬般不行的。

忽有一日，除奸大隊一班人馬突襲了碧城的石庫門宅邸，帶頭的是個黑臉的胖子，那胖子帶著痞子氣，分不清是兵痞還是流氓，嚷道：誰是汪碧城。

碧城和小倩聞訊，從廂房裏走了出來，小倩應道：找我們家小姐做什麼。

帶頭的「黑胖」臉上掛著猥瑣的表情，走到碧城的身前打量了一番，嘖嘖贊了一番她的水蛇腰和好臉蛋，淫笑道：不去做舞女可惜了，來人把汪碧城帶走，從今以後這房間裏的金銀物件，一律充公沒收。

突如其來的變故令碧城沒有防備，一班人要硬拖碧城走，碧城和小倩抵死不肯鬆手，姊妹十指連心，手指互相打著結，碧城哭嚷道：小倩，去找胡先生，他一定有辦法。
終究她們寡不敵眾，加上一介女流，力氣再大也大不過男人們，自從碧城被帶走之後，小倩四處尋覓起胡蘭成的下落來，可是胡蘭成自身難保，他是否又會出手救碧城呢？

（六）

小倩四處打聽，聽說管事的姓祝名鴻才，據小道消息說：只要交足了保證金，碧城小姐就能

放出來。小倩想起當年碧城小姐對她的好，便把一只翡翠玉鐲子贈予了她，時下這只手鐲仍舊戴在自己的手腕處，小倩回想起舊時的姊妹深情，不覺眼淚撲漱漱落了下來，雖說捨不得這只鐲子，然而救人要緊，於是當了些銀元，時下辦什麼事情，法幣是不及銀元管用的。

小倩先是自個兒找到祝鴻才，希望祝局長能夠惘開一面，放了自家的小姐，小倩也沒有行賄的經歷，不知如何行賄的套路，還未等祝鴻才開口，就自個兒掏出一袋子銀元來，她單純地認為，只要賄了銀元，自家的小姐必定能安然無恙地放出來，孰不知這行賄的事是有套路可循的，光打點一個人又怎麼行的通呢？

小倩見竹籃打水一場空，於是根據小姐遺留下來的通訊線索，找到了胡蘭成，胡蘭成得知碧城被逮捕入獄，心中尤為痛惜，自責道：我這是辜負了汪副主席的囑託，碧城小姐若有個三長兩短，我便是罪過的了，當初我就應該把你們一起帶走。

這時胡蘭成的腦海裏便想起一個人來，她便是鼎鼎有名的交際花「陸曼貞」，胡蘭成拍了下自己的腦袋，對著小倩說道：我怎麼把她給忘了，若她能出手相救，碧城必定有救。

翌日，胡蘭成去「俞記客棧」的俞老闆那裏籌備了幾棵上好的西洋參，又精心挑了些上好的綢緞準備給曼貞小姐送去。

蘭成先是來到揚子舞廳，向服務生詢問起曼貞小姐的下落來，服務生說道：舞臺上唱「玫瑰玫瑰我愛你」的便是，只見舞臺正中央站著一位聘婷玉立的女子，一旁的「阿娜拉斯」大樂隊正在奏著配樂，蘭成瞧得清楚，只見她擁有一張薄薄的瓜子臉，顏色粉嫩白淨，下巴尖俏，那張嬌小玲瓏的嘴時開時閉。她用的唇膏是時下流行的玫瑰紅，臉的當中是一條筆挺的鼻樑，猶如白玉莖。眼睛隨著音樂的節奏時睜時閉，蛾眉淡掃，簡直生的嫵媚動人，兩排濃密烏亮的長睫毛在舞美燈光的作用下閃爍著，翻卷的睫毛昂藏無盡風流。

演出結束後，曼貞回到卸妝室，順手從服務生那裏接過「姓名貼」，只見偌大的「胡蘭成」三個字映入她的眼簾，曼貞心中思忖：怎麼會是他。

原來曼貞曾經是胡蘭成的坐上客，「汪偽時期」兩個人私下關係曖昧，曾幾何時，曼貞便成了胡蘭成的情婦，後來汪偽政權倒臺了，胡蘭成不知所蹤，曼貞又投靠了警備司令部顧軍長，做了他的姨太太。

然而顧軍長生性風流慣了，那傢伙自然是不管用了，曼貞知道若自己沒有一個子嗣，早晚會因為自己色衰遭致顧軍長的拋棄，曼貞想起胡蘭成心中便生了一計，一個荒誕的念頭閃過：何不「借精生子」？
曼貞約胡蘭成來到自己的私房處，蘭成應聲邀約，一進入門來，只見眼前的陸曼貞和舞臺上的她判若兩人，她穿著一件藍底小白花的布旗袍，手腕處帶著一塊腕表，看上去倒像是一位小學女教員。
曼貞說道：多年不見了，你可有曾想起過我。
蘭成慚愧道：奈何世道不安穩，我自顧不暇。
曼貞輕笑道：好一個自顧不暇，這次來找我什麼事？
蘭成直言不諱地說道：我想請你救幫我救出汪碧城。
曼貞瞥了他一眼，陰陽怪氣的譏笑道：怎麼，汪某人的外甥女成了你的姘頭了？

蘭成強壓抑憤怒的情緒，說道：我這次來是有求與你，而不是被你來奚落的。
曼貞站起身來，雙手叉腰，氣道：我背給你聽，“吾妻曼貞，並蒂於約，誓與歲月求靜好，以示兩情繾綣之決心，使現實者複歸於情，懷疑者複歸於信。這是你當初寫給我的誓言，好一個負心的胡蘭成，曼貞雙手緊握拳頭，對著蘭成的胸口一陣波浪鼓似的捶打。
蘭成見狀，猛地抱住曼貞的腰，用力一提，曼貞的身體便被騰空使不上力了，蘭成又把曼貞抱到沙發上，強行用身體壓住她，使得她動彈不得。
蘭成便道：你鬧夠了沒，我這次來是真心求你事的。
曼貞道：你讓我幫你未必不可，只是今天得便宜你一件事情。
蘭成追問：便宜我什麼事情。
曼貞道：我的處境想必你是知道的，那個老頑固風流慣了，身下那把槍是不管用的，而我需要你幫我生個兒子，都說你們男人可以找女人借腹生子，這次得便宜了你。
蘭成道：荒唐，我們現在又算是什麼關係，何況若被顧軍長發現，你我是要掉腦袋的。
曼貞道：這忙你幫還是不幫
蘭成答道：掉腦袋的事情我不幫。
曼貞不顧羞恥，撕扯起蘭成的衣褲來，蘭成慌道：你要做什麼。
曼貞一邊強脫蘭成的衣服，一邊硬是解了他的褲帶倒騎了上去......
完事後曼楨譏笑道：現在害怕掉腦袋嗎？我的胡先生。
蘭成道：你現在可以告訴我，如何救碧城了吧？
曼貞整了整褶皺的旗袍領子，說道：聽說她身邊有一個侍女，叫什麼小倩來著，讓她去頂吧。
蘭成道：這怎麼可以，不是害人性命嗎？
曼貞穿上了高跟尖頭小皮鞋，搖著身子走到門後邊，說道：這也是我唯一能幫你的辦法，至於她願不願意我就管不著了，說完合上了門，自個兒叫了汽車夫去了顧公館。

（七）

胡蘭成又回到了他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，街道上擠滿了小販，雜耍和馬戲表演，衣服襤褸的小癟三正伸長著滿是膿瘡的手，一邊向路人沿街乞討；時而又有一群學生走上街頭，高喊著：「反饑餓反內戰」，旁邊則是一群黑壓壓的員警圍住他們，這難道就是臨近新春的場景圖嗎？蘭成捫心自問。

時局動盪的年代，人民無心過好年，每個家庭都有一頓無限惆悵的「離散飯」，這年還是不過好，又有多少家庭要在除夕之夜傷感呀！禍起戰亂，又有多少支離破碎的家庭肢解著社會的脈絡圖，又重新扭曲在一起組建著變態似的家庭，那個年代，人都是變態的，所以為了求生，一切的想法都是變態的。

胡蘭成神情顯得沮喪，他來到小倩的住處，對著小倩說道：該走的關係我都走了一遭，要想救出碧城比登天還難，唯有一個辦法可行。

小倩急切地追問道：什麼辦法你到是快說呀。
蘭成便道：那就是頂包，用你的人頭換碧城的人頭。
小倩聽了蘭成的辦法，起初覺得驚世駭俗，後來似乎又想明白些道理，反倒淡泊起生命來，想想自己活在這個時代亦是悲涼的，一個「上詐下愚」的社會，人心亦是叵測的，從北伐到

抗戰，又從抗戰到內戰，百姓的日子不曾有過片刻安穩。

心宇將滅萬事休，她的腦海裏又浮現出當年汪副主席演講時的「和平運動綱領」，小倩似乎明白了一切：淡淡地說道，那就用我頂包碧城小姐吧。

是該行刑了，獄警來到關押碧城的牢房裏，問道：要上路了，你還有什麼事情沒有交代的嗎？

碧城說道：我想彈奏一曲肖邦的圓舞曲。

獄警道：這裏不便有什麼鋼琴，只有唱片機，你若想聽唱片，我們放給你聽，聽完就好上路了。

碧城點了點頭，這時留聲機裏傳出悠揚的琴鍵聲，碧城閉上雙眸靜靜的聆聽，腦海裏又浮現出南一輝老師的影子來，這是他最後一次給自己彈奏的肖邦圓舞曲，他的指尖飛快婆娑，酣暢淋漓，鋼琴觸鍵的音色是溫暖的，如同午後清爽的陽光沐浴著她的心房，他的琴鍵扣動了少女的情竇初開，然而這一切亦都是沒有結果的。

南一輝的鋼琴獨奏聲結束了，他的目光遊向靠近陽臺邊上的日記本，碧城觀影著他的一舉一動，他走向哪里碧城就跟跟在他的身後，南一輝翻看日記本，只見裏面夾著一張他與碧城在玫瑰園時候的合影，照片裏的碧城顯得有些靦腆，把頭微微的伸向南老師一側的肩膀，南一輝轉過撫摸了相片裏碧城的影子，一滴淚滾落了下來，又抬頭望見玻璃的反光面印著碧城的影子，這一幕讓他想起了在日本和美智子離別時候的情形，美智子的神韻和碧城如出一轍，仿佛美智子又活了回來，若沒有戰爭，想必美智子不會和他陰陽久別，南一輝轉過背來,對著碧城說道：我該回日本了。

碧城顯得既驚訝又茫然，問道：什麼時候走，怎麼那麼快就要走了。

南一輝勉強笑道：是呀，不過我們還會再見的。

話音剛落，南老師伸出臂膀，摟住碧城的肩背，在她的額頭輕輕一吻，碧城吃了一驚，抬起頭望著南老師，只見他的雙眸泛著淚光，似乎有許多話想說卻又不能說，只是臨別之際說了簡短一句話來：我想你是不會懂曲中的緣由的。

碧城顯得既吃驚又驚喜，她琢磨著這個南老師吻別的含義，這個吻究竟是代表「師生情」、「友情」、還是「愛情」？正當她沉浸在幸福的喜悅之中時，南老師卻提著行李箱離開了琴房，碧城眼睜睜地望著自己心愛的老師離去，心中翻湧著「五味雜陳」，她是多麼想飛奔上去擁抱住他，恨不得把他捧在自己的手心裏，再也逃不掉，然而她卻連敞開心扉想要表白的勇氣都沒有，對於她來說，離別顯得是這樣的唐突和慌亂，美好轉瞬即逝。

碧城回到了現實的場景裏，她被押送至刑場，然後眼前一黑，後面發生的事情她亦無從所知；太平洋的彼端，南一輝為他的「法西斯著作理論」付出了生命代價，他被處以極刑，這位雙手從未沾染過鮮血的日本思想家，碧城的音樂啟蒙老師，卻因為生前著作的「不義之思想」給亞洲人民帶來了沉痛的災難。

故事到了結尾，碧城是活了下來，亂崗上的墳頭，沒有蒲松齡筆下淒美的女鬼故事，反倒是現實之中開了一個荒唐的玩笑，那位默默無聲的小倩姑娘以死襯托了大人物的悲涼，然而祭奠她的人，不是碧城，也不是胡蘭成，而是廣大讀者朋友們。